

他的
行旅

摩洛哥五城记

文·图 蔡天新

1 跨越直布罗陀海峡

在重访西班牙以前，我就计划着要乘此机会去两个新的国度：葡萄牙和摩洛哥。葡萄牙处于欧洲之角，去那里相对容易，它不仅与西班牙是近邻，且同属申根组织。摩洛哥就不同了，它位于非洲大陆，需要签证，但一部《北非碟影》却让全世界记住一座城市——卡萨布兰卡。

带上我的摩洛哥诗人朋友哈桑在作家协会开的精美的用阿拉伯文书写的邀请函，并带上西班牙文版的诗集《古之裸》，我来到摩洛哥驻马德里领事馆。领事馆位于城东的居民区，里面挤满了要求延长护照的摩洛哥移民。我是那天唯一申请签证的老外（西班牙人无须签证），得以直接进入签证官的办公室。当我看到墙上悬挂着新旧国王的照片，忽然想起以前曾听人说起，摩洛哥是非洲仅有的王国，假如不把南非境内的弹丸之地斯威士兰和莱索托计算在内的话。果然，我的努力没有白费，邀请函起了作用，签证官为我开了绿灯，他并对我的旅行提出建议，推荐了几座值得一游的城市。

一个晴朗的秋日，我从马德里搭乘夜班火车，向西去了里斯本。再从那里坐大巴南下到法鲁，然后折回到西班牙南方的安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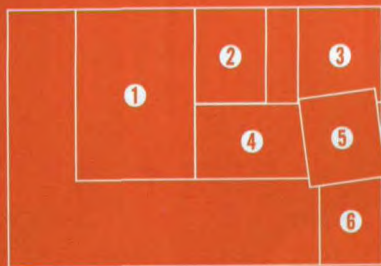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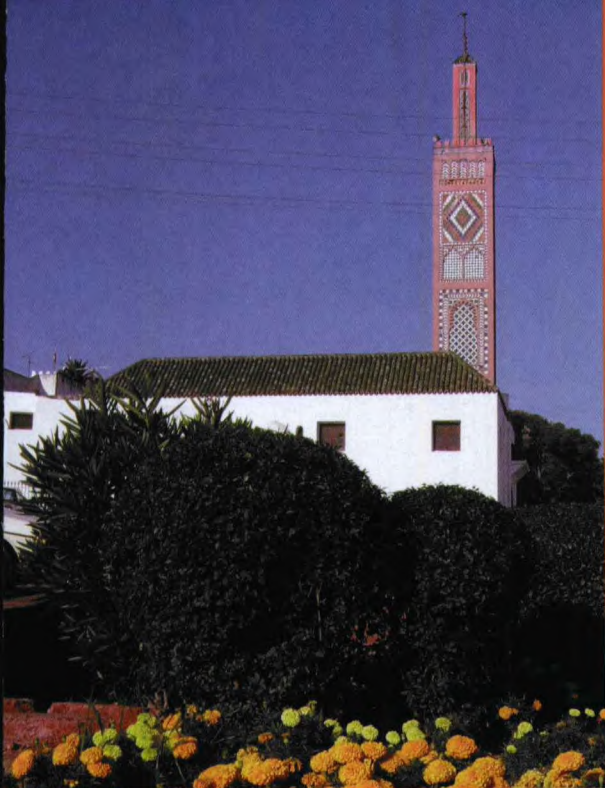
卢西亚，在哥伦布首航新大陆的出发地——塞维利亚作了短促的停留以后，我来到直布罗陀海峡边上的阿尔赫西那斯。面对着那片13公里宽的海水发了一会儿呆，很快我便发现，开往摩洛哥的轮渡更多的是从邻近的塔里法港出发。我于是掉头回到塔里法，搭上下午三点的客船。虽然非洲大陆肉眼可见，但轮船的目的地丹吉尔却是在偏西方向，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

2 丹吉尔传奇不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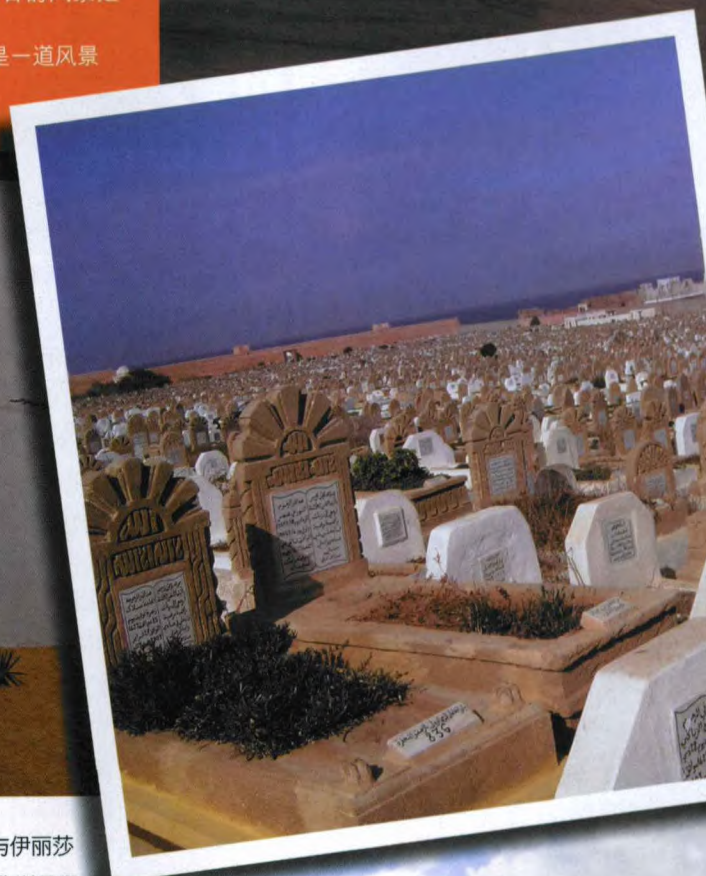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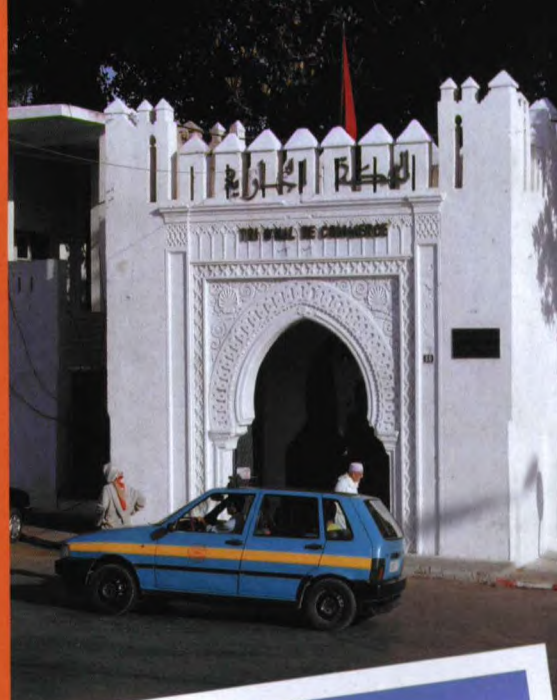
关于丹吉尔，以往我已经了解得比较多。法国野兽派画家马蒂斯早年在此度过两个冬天，有

一次还停留了七个月，留下了20多幅作品，有些已成为经典之作。马蒂斯在那里找到了巴黎缺乏的明媚阳光，不仅如此，他还从陶片和织品的装饰图案上获得灵感，重新找回了文艺复兴以来失落的东西方艺术的纽带，有一部马蒂斯的纪录片名字就叫《丹吉尔的窗户》。丹吉尔如今早已欧化，海滨大道两侧的饭店、宾馆、网吧、迪厅、咖啡座，甚至沙滩上的阳伞，无不使人联想到对岸的西班牙。

在离海滨不远的一条坡道上，我遇到一位叫马丁的美国青年。我向他打探附近的旅店，他把我引到他下榻的那家，整洁、安静，价格也适中。放下行李，我和马丁一同到海



- ① 在如此美妙的地方吃早餐，实在是一种享受
- ② 丹吉尔曾经是非洲最开化的城市
- ③ 虽说早已欧化，丹吉尔街头不乏这种白色的阿拉伯式建筑
- ④ 明媚阳光下，最纯粹的白与黄
- ⑤ 拉巴特海滨最引人注目的风景是一片白色的墓地
- ⑥ 清晨的海边，她们也是一道风景



滨吃晚饭，在沙滩上，我们遇见牵着一头驴向游客兜揽生意的少年。以往我去过伊斯兰国家，这里的饮食与土耳其、伊朗、黎巴嫩等相近，离不开面包、米饭、鸡肉和色拉。马丁和我说起卡波特，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美国作家是全球性新闻人物。在西方人眼里，丹吉尔是一座国际名城，以其浪尖弄潮儿的魄力、性开放的尺度、奇特另类的生命律动而闻名，以至于吸引了卡波特这样的另类作家。

除了卡波特以外，杰克·凯鲁亚克、威廉·巴勒斯、让·热内、艾伦·金斯伯格、田纳西·威廉斯等同性恋作家以及滚石乐队也在丹吉尔居住过。我在为美国女

诗人毕晓普所写的传记《与伊丽莎白同行》里也谈到过这座非洲最开化的城市，毕晓普和她早年的女友路易丝曾在丹吉尔的一家妓院里过夜。可是，随着西方社会回归传统，如今的丹吉尔已今非昔比，当地的色情娱乐场所、“同志”酒吧纷纷关闭。更多的时候，这座城镇充当起深入摩洛哥腹地的背包族旅行者的中转站。

3 首都拉巴特会诗友

一早去了城北的火车站，正好遇上一列发往首都拉巴特的快车，六个半小时的车程，票价约合人民币 150 元。蓝色、舒适的坐垫，过道





- ①拉巴特碰到的当地中学的三位女高中生，最左边即为哈雅
- ②哪里的夜市照例都是热闹的
- ③身着传统服装的当地小孩
- ④欢天喜地的婚宴中轿子上的新娘

两侧各有两个位置，过了北郊的贫民区以后，窗外呈现出红色的土地，干燥、冷清，很少见到农田和村庄，没有一个湖泊。

摩洛哥是个山地国家，平均海拔高度有八百米。国土呈西南-东北走向，这与唯一主要的山脉阿特拉斯平行（这座山脉阻挡了撒哈拉沙漠的侵袭），我们乘坐的火车也是沿着这个方向。这是我第三次来到非洲，虽然这回存在语言上的障碍，但不妨碍与其他乘客的交流。

终于到达拉巴特了，这座城市虽然贵为摩洛哥四大皇城之一，且是当今的首都，可是在中国却鲜为人知，也非西方旅行者的目的地。我也是为了看望两位诗人朋友哈桑和贾拉尔，才在此停留。从表面上看，拉巴特像是中国一所中等规模的城市。出站后，我给贾拉尔打了电话，身为公务员的他刚好下班。贾拉尔的寓所是一套三居室，其中一间用来作客厅，与中国科级公务员的住房相差不多。

贾拉尔介绍我见过他的法国妻子（她来摩洛哥做义工时与贾拉尔相识），并让保姆抱出他们的儿子。他来中国旅行时，儿子还不满一百天，看来摩洛哥是个大男子主义国家。不到一刻钟，哈桑就赶到了，三个人下楼找了一家露天咖啡座，在那里闲聊起来。

喝完咖啡，送走住在郊外的哈桑，我们回到贾拉尔的家，他的夫人已经做好饭菜了。

4 哈雅和卡萨布兰卡

对拉巴特一个夜晚的探访并未让我对这座城市有多少了解，翌日早晨，我独自一人徒步去了

海滨。我第一次在非洲海岸看见大西洋，从这片海域向西不远有两座著名的群岛——马德拉和加那利，分属葡萄牙和西班牙，当年哥伦布就是从这两座岛屿之间穿过。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海滨最引人注目的风景是一片白色的墓地。在大海的接壤处，一座白色的柱子耸立着，它像一座灯塔，又像是清真寺的一部分。

在返回贾拉尔家的路上，我参观了拉巴特旧城，那里已成为游客必到的淘宝之地，我买了几幅有北非风格的油画。就在贾拉尔公寓的拐弯处，我遇到附近一所中学的三位女高中生，每一位长得都很漂亮。她们抢着用英语和我聊天，过了一会，我脱口问有谁愿意当导游陪我去卡萨布兰卡一游？没想到其中的一位爽快地答应了，她的名字叫哈雅，有着橄榄色的皮肤和玫瑰花一样的笑容。

拉巴特和摩洛哥最大的城市——卡萨布兰卡之间的距离不过50公里，每隔半小时就有一列火车，一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已经到达卡萨布兰卡了，就是那部著名的电影《北非谍影》故事的发生地。其实，这部片子的原名是西班牙文的 *Casa Blanca*，即卡萨布兰卡，意思是“白色的房子”，但最初的名

字却是葡萄牙人给予的，*Casa Branca*。

我不打算再回拉巴特，于是在离海滨有一箭之遥的一条街道上找到一家旅馆。相比拉巴特的闹市离开海滨有一段距离，卡萨的海滨就在眼前。本来，卡萨是柏柏尔人的渔村，后来成为海盗的一个基地，葡萄牙人起名大概是因为那时村舍的墙壁是白色的。可是我们转了一大圈，仍然没有发现一座白色的房子，倒是哈桑二世清真寺在蓝色的海水映衬下显得异常美丽。

哈雅那年只有17岁，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活力。她没做成我的导游，反而我成为她的摄影师，哈雅说她从没有拍过那么多照。午餐时我才知道，她就是古罗马人最初命名的摩尔人，那是北非原住民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黑人、西班牙人混血以后的后裔。随着阿拉伯人的远征，有一支摩尔人移居到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尔后又随着阿拉伯人撤离欧洲返回到摩洛哥，他们集中居住在与拉巴特一河之隔的塞拉，那正是哈雅家所在的地方。

斜阳洒落在哈桑二世广场上，游客、鸽子和本地的男女老少欢聚在那里，颇有欧洲大都市的风味。到了哈雅告别的时刻，我如约把她送到火车站。等我返回旅店，天色已完全暗下来，又一个非洲之夜降临了，等待我的是一个人对一座陌生城市的探究。

晚餐后我便后悔了，因为根本没必要吃

这顿饭的。旅店附近有一家五星级酒店和一家普通酒店，餐厅里张灯结彩，各有一场欢天喜地的婚宴。无论我走进那一家，主人们都会令服务员端出一碟碟小点心，还有各种美酒。虽说五星级酒店里的婚宴华贵得多，隔壁大厅里还有肚皮舞专场表演，但我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另外一场婚礼上。九点以后，婚宴就变成了摇摆舞会，那些丝绸锦缎的女宾热情奔放，甚至那四位穿绛红色衣服的轿夫也没闲着，和轿子上的新娘一起手舞足蹈。

5 北非“迪拜”
翌日一早，我又来到火车站，径直向南到马拉喀什，打算把这座城市作为我此次非洲之行的终点站。

马拉喀什地处阿斯特拉山边缘的内陆，是摩洛哥的四大皇城之一，也是非洲的拉斯韦加斯，是摩洛哥最吸引游客的城市。只是，这里没有那么多赌场，但当莎朗·斯通和汤姆·克鲁斯等好莱坞明星在马拉喀什购置房产的消息传出，此地的房价骤然上升，成为北非物价最昂贵的城市，宛如中东的迪拜。

当我从火车站进入到市区的时候，发现两侧分列着热带植物装饰的奢华旅店，果然名不虚传。到达市中心以后，我迅速找到一家旅店，价格比卡萨布兰卡高出许多。对这样一座游客众多，事先又没有听到警告的城市，你必须相信它的安全，虽然邻国阿尔及利亚不时传出爆炸性。休息片刻，我洗了个热水澡，来到了附近的一条主要街道上，看见了非洲人口最密集的场景。成千上万的人迎面走过来，仿佛游行或狂欢节的队伍。我和少数逆流而上的游人满怀着好奇心，终于到达了热闹非凡的雅玛夫那广场。

马拉喀什是古代摩洛哥穆拉比王朝的都城，建都的时间是1062年，从那时起便有了雅玛夫那广场。它的面积超过了巴黎的协和广场，广场上散落着鼓乐队、小吃摊和杂耍艺人，每处地方都围着一群游人。我对一个耍蛇人尤感兴趣，他使我想起阿拉伯和印度传说中的吹笛人。返回旅店的路上已经华灯初上，我的肚子早被各种小吃填饱。

夜晚，寻找到了著名的玛姆尼亚饭店，

它被誉为非洲的七星酒店。我欣赏了大堂里的装饰，惊讶于阿拉伯雕刻工的精细手艺，花园里栽满参天的树木，面积达三万平方米。泳池里的碧水少许漫了出来，我抬头仰望那一轮明月，她就挂在枝桠间。在这座千年故都里，最为古老的依然是这轮明月。

6 梅克内斯，或非斯
告别马拉喀什时我有两个选择，在剩下的两大皇城——非斯和梅克内斯之间。它们都位于摩洛哥北部，且相隔只有60公里，我本可以将其一网打尽，可是为了留下一点想象和遗憾，我决定选择其一。到达梅克内斯时，包厢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虽然更为古老和闻名的非斯近在眼前，且我的车票本来也是买到那里的，但我还是决定下车了。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那天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和王后萨尔玛也来到了梅克内斯。据说这位和我同龄的国王是在上个世纪末一次晚会上认识平民出身的电脑工程师萨尔玛，她当时还在拉巴特读大学。萨尔玛出生在非斯的一个中产阶级，不仅美貌绝伦，且曾花两年时间专习高等数学。国王为了娶她，打破惯例封她为公主，并承诺只娶她一个妻子，这在阿拉伯世界一时传为美谈。

那场举世瞩目的婚礼是三年前的春天在马拉喀什举行的，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内的各国政要、嘉宾应邀前来参加。按照摩洛哥传统习俗，婚礼一般要持续三天。据说当天萨尔玛沐浴七次后才被迎接到马拉喀什王宫，大婚至此宣告结束。

到达梅克内斯的第二天早上，旅店门口的街道被严密控制，所有车辆禁止通行。我夹在人丛中，试图看一眼国王和王后，却没有等到。在穆拉比王朝时期梅克内斯只是一座要塞，它成为首都已经是17世纪了。也正因为如此，这里的古城墙保留得最完整。但由于地势起伏较大，这座城市在经济并不发达的摩洛哥难以有新的作为，与同处内陆的马拉喀什更无法相比。不过，这也让我有机会写下摩洛哥之行的最后一首诗《世界的奥秘》，结尾是这样的，“如果你继续凝视她的过去/她会变成烟头灼痛你的手指。”

